

父亲说谎

父亲是出租车司机,跑夜班是常有的事,但有个规矩——晚上九点准时下班回家。

一天晚上,很晚了,父亲推开家里的门,他面如土灰,喘着粗气,额头上满是豆粒大的汗珠。其实,父亲回来前,我和母亲还在谈论父亲的车友彭叔叔患尿毒症的事。看到父亲这样,母亲关切地问咋了。

父亲结结巴巴地说:

今天,天已通黑了,我一看表九点半了,正准备回家。突然,一个穿戴奇怪的中年男子拦住了车,说他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因重病刚被送进了医院,他要打车去医院。我没有多想,让他上了车。

可谁知,当走到半路,那男子看四下无人,从包里掏出一把匕首,顶在我腰上。

我当时就被这场景吓坏了,脑子嗡嗡乱响,连忙说大哥有话好说,先把匕首放下。他让我把从银行取的钱都拿出来,我当时呼吸急促,慌忙说这是俺孩子的学费,那男子把匕首顶得更紧了。我很害怕,万般无奈,把那八千六百块钱给了他。他让我把车靠边停下,就趁着月色急忙向郊区跑去了。

区跑去了。

我连神儿还没有缓过来,吓得就驾着车往家赶。

熟料,父亲的话母亲根本不信,当即破口大骂:“龟孙子,我还不知道你,编瞎话找亲戚朋友借钱,都借遍了!你老实交代,是不是赌博又把钱输光了?”

看到父亲坐在沙发上,不知所措,精神又那么恍惚,母亲就变了腔调,大喊:“我咋这么倒霉呀,嫁给你这么个没出息的男人啊!”母亲见父亲确实跟往常不一样,就摔门进了卧室。对于这件事,母亲似乎也没有再深究。

但摆在父母面前的最大难题是,我们姊妹仨这八千六百块的学费怎么办?全家陷入了窘困。变卖家里值钱的东西、低声下气找亲戚朋友借钱、父母没日没夜地加班……早已忘记这么灰暗的一年,我们家是怎么过去的。也就是这一年,成绩一向优异的大姐辍了学。

往后的十几年里,我们姊妹仨都很少跟父亲说话。因为我们感觉是这个男人让家里变得那么窘困,让大姐辍了学……

随着年龄的增加,大部分记忆都被时间这条河流冲淡,或者冲没,但对父亲我一直耿耿于怀,即使那种捉襟见肘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。

过年赶集,碰到了父亲的老车友彭叔叔,那种十几年未见而激发出的亲切感油然而生,互相拉着手嘘寒问暖。慢慢地谈到了父亲,彭叔叔两眼发红、激动地说:“你父亲真是个大好人,那年我患尿毒症,要不是他借我八千六百块钱,我这条命早给阎王爷了。那是他勒紧裤腰带,省吃俭用攒下来的,听说是为了给你们仨交学费的。他把钱都借给了我,也不知道那年你们仨的学费是怎样交的……”

那一刻,我的脑子嗡嗡响。听了彭叔叔的话,我脑子里画了个大问号。

回到家,我满怀疑惑地问父亲这是怎么回事,父亲只是微笑着淡淡说了句:“这些年,我们过得不也挺好嘛。”

看着这个让我曾经心怀敌意、年过半百的男人,我鼻子一酸,泪流不止,冲进他怀里嚎啕大哭。

(焦中跃 淮阳中学)

拾到手机之后

周日上午,带儿子上街买菜,走到小区门口拾了一部手机,当时并未多想,随手交给了看大门的阿姨,嘱咐她注意接听电话待失主来寻。

家人知道后,责怪我多此一举,把手机拿在自己手里等失主来寻也是一样,又何必交给阿姨,万一她……

我当然不赞同,认为自己是在带头弘扬拾金不昧的正能量,身体力行地去影响身边人,在儿子的心里播下了一颗善的种子,并给予了阿姨足够的信任,相信她会妥善处理好事的。

说归说,辩论过后心里竟有了杂七杂八的想法:那手机看起来还不错,自己一个月的工资也买不到,就是自己不用,送给孩子或老人去玩去用也不错。呀!呀!我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!掌嘴!掌嘴!别说做不出来,就是连想都不能想,“慎独”的教诲和“四知”的典故都忘了吗?可是,万一阿姨也有这样的想法并据为己有了呢?那我的好意岂不付诸东流了,我又该如何才能保证手机完璧归赵呢?要是当初不把手机交给阿姨就好了,由我负责还给失主,也不至于当个无名英雄……

思来想去,竟然晚上临睡前还不能释怀。

周一上班路过小区门口,阿姨老远就向我汇报:昨天电话接通没说两句话,就听到电话里面说不用慌了,不用慌了,是咱门口大姨的声音。原来是邻居矿子的手机,顿觉释然。

(徐常青 淮阳县委统战部)

专题片拍了以后

前几日,我们局拍了一个非公党建的专题片,省局督查组来检查时播放了,受到省局有关领导好评。

一次,局机关工作例会上,又播放了一次。就有闲言碎语了:

“哼,非公党建是工商部门的主职工作吗?这不是本末倒置吗?”

“种了别人的地,荒了自己的田。”

“吹得有点大了,省局领导都知道

了。”

“还不是想借机往上爬……。”

县非公党工委的小郭,是位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,也是拍摄专题片的主要负责人,听了,心里很不是滋味:“你说,在单位里干点实实在在的事儿,咋那么难呢!”

后来,听了一位叫智君的老同事的一席话,小郭释然了。

智君说:“没有高山,哪显平地。没有落后,哪衬出先进,先进就是给落后做榜样的。素质高低,一语判之。”

又说:“走自己的路,让别人说去吧。”

还说:“重要的是走好自己的路,干好自己的工作。”

再说:“一个单位总有那么三种人,一种是干事儿的人,一种是旁观的人,还有一种是背后说闲语的人。但,第一种人居多。”

(陶宗海 西华县工商局)

浅浅的幸福

进入假期,生活节奏慢了下来,有了更多与儿子在一起的时间。清晨儿子陪我去晨练,边走边聊。儿子一边听着他喜欢的流行歌曲,一边向我介绍他所崇拜的明星的生活点滴。大多时候我只是静静地听着,我知道儿子世界里的一些角落暂时我可能无法到达。高出我半头的儿子绘声绘色地谈论着他的世界里的事情,听着儿子爽朗的笑声,我不由得想起一年前……

一年前我和儿子每天都处在战争的硝烟中,每天放学一到家儿子就打开手机,摇头晃脑地听一些我无论如何努力都听不懂的歌曲。每次看到儿子沉浸在“醉生梦死”的歌曲里时,我都异常烦躁。我和儿子的分歧越来越多,当我想辅导儿子学习时,他不理不睬;给他买衣服时争论更激烈,每次都是不欢而散;双休日他沉醉在网络游戏里,我再也找不到与儿子的共同语言,原来那个黏我离不开的儿子哪儿去了?

与儿子语言的交流越来越少,和儿子的心理距离越来越远。这不是我要的母子关系,怎么办?处于青春期的儿子是不会让步的,那我只有改变自己了。儿子长大了,对很多事物的认识都有了自己的观点,这是好事呀!我为什么非得强迫他停留在我一厢情愿的世界里呢?于是,我不再和儿子说起学习的事,时不时地会问一问他最近喜欢哪首歌、班里都有哪些有趣的事……家里的硝烟味慢慢消散。

晚饭后儿子陪我散步的时间渐渐多起来,有时他会主动向我说起学习上的困惑,聊起成长中的一些烦恼,这时我都会心平气和地说说自己的看法,不再像以前那样生硬地强迫儿子接受我的观点。

我渐渐认识到,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,为什么我们非得为孩子设计好未来生活的蓝图,然后强迫孩子长成我们所希望的样子呢?大树有大树的高大魁梧,小草有小草的鲜嫩翠绿,我们何必非要逼着小草长成参天大树呢?

有儿子陪伴的这个清晨,我感觉很快乐。

(万世英 周口经济开发区实验学校)



感于井冈山学习时的一场报告

6月17日下午,“追忆前辈的人生坐标、红军后代授党课”活动在江西干部学院开始。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把罗章将军之女罗晓露请上了台。

罗晓露在回忆父亲的革命斗争生涯中,突出讲了立党为公的好作风。罗章将军13岁参加赤卫队,跟随彭德怀负责后勤供应工作。一次战斗中他所在部队被敌人打散,罗将军把自己挑的军饷藏到一个隐蔽的地方,就四处去找部队。在寻找部队期间,他忍饥挨饿,没有动箩筐内一块银元。

罗晓露讲,父亲戎马一生,事事从严要求自己,处处以党的事业为重。战场上他冲锋陷阵,杀出了威风。为保卫延安他多次荣立战功。在南泥湾大开发中,他专门定制了一把8斤重的镢头,带领三五九旅战士在短短的时间内,开垦出土地3000多亩。因劳累他患上重病,仍坚持开荒种田。一次他从马背上摔下来,伤得上不了马,马通人性,就回到旅部找人。旅长跟着马找到她父亲时说,“罗政委你是真的不要命了”。

毛主席曾亲笔为罗将军题写“以身作则”四个大字。表彰会上,毛

主席三次念到罗将军的名字,让他上台领奖。可罗将军认为是同名同姓的其他人,直到身边的同志提醒,他才走上了领奖台。罗将军就是这样一个人,不图财,不为名,心里只装着革命。罗晓露话音刚落,哗——哗——学员们的热烈掌声就响起来了。

罗晓露继续说,1955年,她的父亲被评定为将军后,在住房和生活上一直还享受师级干部的待遇,同事让他找领导反映情况,可他从没有向组织说过一声。他对待家人特别严格,从不允许家庭任何人搞特殊,就连看电影也让人步行到影剧院,从不让搭乘他的车。

罗晓露最后讲到,不搞近水楼前先得月,是每位革命前辈共同的特点。邻居王伯在军委负责全军军校招生,女儿参加高考,仅少了0.5分,就被他拒之校外,下乡到东北农村劳动。那时党风正,得民心,人民称颂。可现在发生了变化,她相信通过党风教育,党的好作风一定还会在所有党员干部身上得以体现。

哗——哗——掌声经久不息。党的好作风还会在所有党员干部身上得以体现,讲到了学员的心中。

(牛腾明 淮阳县财政局)